



/ 你从未离我万丈，你始终住在我心上 /



两两 心上词

liang liang
xin shang ci

明月
像饼
|
著



梁叙打算在摩天轮上向宋词求婚
却忘记了自己恐高

说好宋词不答应便不降摩天轮
于是全程瑟瑟发抖

明月像饼
超甜奉送
学院派恋爱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两两^心 心上词

liang liang
xin shang

明月
像饼

/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两两心上词 / 明月像饼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8.2

ISBN 978-7-5500-2693-3

I. ①两… II. ①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9710 号

两两心上词

LIANG LIANG XIN SHANG CI

明月像饼 著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郝玮刚 蔡央扬
特约编辑	于盛琳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	10
版 次	201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280 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2693-3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8-75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

001 第一章

遇见十七岁的你

027 第二章

故事里的小黄花

050 第三章

闭着眼牵你的手

073 第四章

岁月也带不走你

086 第五章

时光漫长却短暂

108 第六章

与你在夏日约定

131 第七章

风吹过无人作陪

165 第八章

其实你不必挽留



目录



189 **第九章**
似此星辰非昨夜

206 **第十章**
细水流年与君同

228 **第十一章**
余生年岁都给你

244 **第十二章**
戛然而止的喜欢

• • • • •

259 **第十三章**
从始至终只有你

286 **第十四章**
我爱的人也爱我

310 **番外**
不动声色的守候

第一章

遇见十七岁的你



○ ○ ● ● ●

三月，初春。

宋词期末又考了倒数第一，难过和悲伤都不足以形容她的心情了，认认真真地写卷子还不如肖茉莉乱蒙来得高。她看着眼前的光荣榜，死死地盯着第一名的名字，一双手掐着肖茉莉：“就是他就是他！”

肖茉莉不解：“他怎么你了？”

宋词想想都还气：“我跟你讲，期末考试他坐在我旁边，可坏了，故意把错的答案写在上面。”她又咬牙切齿地补了一句，“他真做得出！”

肖茉莉瞥着她，反问：“你不是说你没抄吗？”

宋词是真的没抄，但招架不住改答案，小嘴撅起来，嘟囔道：“我这不是心里虚吗？”

“梁叙不像是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啊？好奇怪。”

金色的阳光一束束从空中投下，洒在枝头上，落在宋词白皙的脸庞上，显得她更加白。她问：“你认识他吗？”

肖茉莉摇头。

宋词摊手：“那不就得，他真是黑心，就因为退了一名，我妈还把我打了一顿。”

肖茉莉扯着她离开，边走边说：“梁叙可是我们学校用奖学金从别的学校挖来的，成绩逆天，听说长得也俊。”

宋词对此嗤之以鼻：“别问我，我没看他长什么样。”

“他人高冷得很，你搭不上也正常。”

“滚吧你。”

两人一路说到教室门口，找到各自的考场就进去了。一开学就是一场摸底考，用来重新分班。宋词长得好看，肤白貌美的，可以说是九班的颜值担当，可长得好看在考试中并没有用。她坐在最后一排的倒数第二位，并没有去看坐在自己身后的人是谁。

考试进行了半个小时，宋词的桌上就飞来一张字条，可把胆子一点点的她给吓到了，偷偷摸摸地展开字条，里面密密麻麻全是答案。她还在纠结抄不抄的问题，良心道德与实际利益在心里拉扯着，监考老师就已走到她背后，用如容嬷嬷般慈爱的目光凝视着她，在还处于呆愣中的宋词手中抽出字条，然后吐字道：“零分处理。”

什么叫飞来横祸？宋词想，再也没有人会比自己还背了，直接从考场里被赶了出来。她是想过张嘴解释的，想了想，还是选择了闭嘴。难道她要跟老师说，这张字条是自己飞到她手里的？虽然是实话，但老师肯定不会信。

宋词出了考场就绷不住情绪了，红了眼睛，边哭边打嗝。她还想着努力一把，考出九班的呢，全白想了。她在九班的人缘不是很好，她这个班里一个个全是戏精，且派系分明，她就是被边缘化的那一个。

梁叙坐在最后，眉峰蹙起，显示出一种类似烦躁的情绪。白净的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乌黑的眸子被遮挡在浓而密的睫毛之下，指间夹着圆珠

笔，有一下没一下地转动着。

他早就认识宋词了，两人的家只隔了一条街。她妈妈在街边开了家早餐店，周六的早上，他跑完步经过她家的店面，总能看见她惺忪着睡眠被她妈揪着耳朵逼着在底下帮忙的身影。她时常抱怨，声音软糯可爱，她说：“妈，我好困的嘞。”

梁叙去买过一次包子，她迷迷糊糊根本没看他，连钱都找错了。两元钱的包子，他只给了五块钱，可她找了四十八。他偷偷观察了她大半个学期，每个周末都去买包子，希望有一次她能抬起头，仔细地看自己一眼。

可一次都没有。

去年期末考，梁叙又认出她来，就坐在他的左手边，拧眉认真想题的时候很吸引人，一笔一画正经得很。可他稍微看了一眼，就不禁想笑，上面的答案总是文不对题。考物理那场，他分明听见了她的啜泣声。她眼睛都快要卷子盯出洞来了，还以为她会放弃，哪想她一边哭一边还在算题。

梁叙被她萌到，于是他刻意把卷子露了大半，想让她偷看。她确实看到了，哪想她忘记了，答题卡是分AB卡的。

梁叙知道这次摸底考是关于分班，刚刚那张字条是他故意传的。他想让她被分到一班去，可才起了个头，就失败了。他放下手中的笔，没心思继续写下去，手撑着头，空洞的视线透过玻璃窗，看向楼底下冒出绿枝的杨树。

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一个小时恍惚着就没了。

梁叙收好东西，提前离开，他交了白卷。

宋词此时坐在楼梯上，头靠在墙边，眼眶红红的，狠狠地难受了一顿。她抱着腿，想了老半天也没想通是谁把字条扔给自己的。最终，她想到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——应当是人家传答案传错了。

梁叙站在楼梯上方，双手插兜，神色清冷地看着她略颓的背影。乌黑的秀发落在肩上，这个角度还能看见她的半张小脸，清透精致，下巴微翘，黑眸若水般荡漾。

他看得失了神。

宋词忽地起身，用力跺了跺脚：“真是气死我了。”

“也不知道是哪个手欠的。”埋怨了两句，她背着自己的小书包就下了楼。

梁叙冷面上不着痕迹地笑了笑，轻微而又浅显。

三天六场考试，宋词有四场是没有成绩的。她觉着字条就跟沾了胶水一般，次次都往她身上粘。后来的考试，她也有试着跟老师解释，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老师看了她良久，淡淡地回了一句“演技挺好”。显然，在“赃物”面前，她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。学生们的八卦之心熊熊燃起，她考试作弊被抓的事很快就传遍了一高。多数人只觉得她活该，还有看笑话的、嘲讽的，从前没听过她名字的也都认识了她。

接连被逮了四场啊！

梁叙从没有这样挫败过，轻叹了一口气，窗边的位子正好能看见她站在门边被训斥得不敢吭声的傻样。他站起来，拖开椅子从后门出去，想去跟她道个歉，兴许两个人也就这样认识了。他才走近，就听见她低声咒骂着：“让我知道谁害我，打死他！”

梁叙的脚步一顿，经过她身边时没有停下。

宋词擦擦眼睛，扫见一闪而过的男孩，只看了一眼，就收回了目光，她有种莫名的熟悉感。

宋词作弊被抓的事让她妈知道了，下午考完，宋妈手里握着鸡毛掸子，在小店门口等着她。

宋词心大，难过一下就没什么感觉了。走近了才看见她妈，直觉不对。待看清她手里拿着的东西，宋词反应极快，拔腿就跑。这都是从

小到大被训练出来的。

宋妈中年发福，微胖，不过跑起来也不带喘气：“哎哟，你个死丫头，看看你都在学校里学了些什么！电话都打到家里来了，看我不好好收拾你！”

宋词绕着圈圈跑：“妈妈妈，我错了，错了。”

宋妈白眼一翻：“现在知道错了有什么用？！”

宋词可不敢让她妈追上，铆足了劲跑。周围的商户都见怪不怪了，甚至有的还拖出小马扎坐在门口，嗑着瓜子聊着天，还时不时地提醒一句：“小词，往左跑。”

总之，欢乐得很。到最后她跑不动了，她妈也跑不动了，两人隔着一处建筑物，围着跑，大眼瞪小眼。

梁叙刻意走了这条路，远远就看见她蹲在花坛边，一双小腿在颤抖。

宋妈脱了脚下的拖鞋往她那边一砸：“还敢给老娘跑！”

不跑等着被打死吗？宋词没了力气，随手抓了一个人挡在自己面前，就露出个脑袋：“妈，我真错了。”

她妈冷冷一笑，抬手，鸡毛掸子就要落下去。

梁叙反手将她的脑袋给按了回去，客客气气地对宋妈道：“阿姨，动手不太合适。”

宋妈那股气过去了，也就没真想打她，高冷地哼了一声，没好气地说道：“回家。”

宋词没看自己拉着的人是谁，畏畏缩缩地跟在她妈后头，耷拉着脑袋回家了。

周一，成绩和排班情况公布。

宋词只有两门有效成绩，总计164分，全校倒数第二，还在九班。她周围的人议论纷纷，她戳了戳坐在前面的肖茉莉，问道：“你们在说什么呢？”

“倒数第一啊。”

“嗯，怎么了？”倒数第一常年在九班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。

“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看漫画，不知道了吧？”肖茉莉得意地挑眉，“梁叙考了倒数第一！”

宋词脑子里飘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，梁叙……是谁？过了三秒，她才有个大致的印象。期末考只记得他的侧脸，她一拍桌子，心中的郁结之气一扫而光：“报应不爽啊。”

梁叙交了六张白卷，总分零分，全校倒数第一，在九班。

九班向来是四楼最吵闹的那个班，上课的预备铃声响了以后，里面的哄闹声就没停过。

宋词坐在最后一排，这个位子是她自己选的。窗外种着银杏树，这个季节只有稀疏葱绿的脉络清晰的叶子，到了秋天，翠绿渐渐褪去，就变成一片黄。秋风掠过，地上会散落不少树叶，那样的景致是美的，也是宋词最喜欢看见的。

肖茉莉和张文浩坐在她前面，他们两个人在对着镜子研究自己的妆容问题。

宋词手托脑袋，嫌弃地“啧啧”两声。张文浩可是一个大男孩啊，比她这个女孩活得还精致。

“小词，小词，你昨晚干什么去了啊？眼圈黑了，脸上的皮都松了。”张文浩转头，往自己脸上涂了点遮瑕膏。

宋词嘴角一抽，抢过他手中的镜子照了照，觉得自己依然很好看：“学习啊，还能干什么？”

张文浩长得很秀气，有着大大圆圆的眼珠子，高挺的鼻梁，笑起来的时候还有尖尖的小虎牙。只是他说出的话向来刻薄得紧：“咯咯咯——你学个屁，词都认不全，笑死了。”

宋词对他翻了个白眼，把他的头给扭回去：“你可别说了。”

第一节是班会课，班主任陈老师踩着高跟鞋冲进教室，把备课本重

重地往课桌上一拍：“都给我安静下来！”

陈老师年近三十，威严犹在，那双眼睛往底下一瞪，大家就不敢作妖了。

“咯咯咯——咱们班今天来了一位新同学。”

哟，底下的同学都挺好奇的。九班一般都是只出不进的，读了快两年，也没见有新人愿意往这个班来。

高二（九）班在市一高是传奇，糟糕的传奇。曾经有隔壁二中的年级大佬被他妈送到九班来，第二天早上就跪在他妈面前，求她带自己走，以后保证好好学习，重新做人。

门口站着一个高大清瘦的身影，清俊的面孔竟显得冷硬肃杀，那双眸子淡淡地抬起，凉薄到可怕。

“梁叙，进来吧。”

梁叙手里只拿着一支钢笔，书本和课桌都没有带过来。

宋词这才算是看清了梁叙的脸，大写的……帅。

底下一阵嘘声，没想到梁叙真的会被分过来，太不可思议了，这可是几大高中里都有名的学霸啊，联考次次第一的梁叙。

陈老师扫了一圈教室，总算找到一个空位，指了指宋词旁边空的课桌，笑眯眯地对梁叙道：“你就先坐那儿，等过两个星期，我再给你调到前面来。”

梁叙抿唇，抬了抬鼻梁上的金丝边框眼镜，目光微沉，笑得妥帖：

“谢谢老师。”

陈老师越看他越满意，总算来了一个省心的学生。

梁叙坐下来的时候，身上仿佛有种清冽的香气。他骨节分明的手指随意地搭在课桌上，阳光自他的头顶斜上方倾泻而下，乌黑的发垂落在额前，低头时，细碎的发丝遮住了他的眼。

宋词瞥了一眼，不得不说，这么仔细一看，还真是她见到过最好看

的男孩了。只不过一想到他期末考故意让自己抄错的事，这么点好感顿时就烟消云散了。

梁叙的两指间夹着钢笔，转来转去。突然，他停住了，将钢笔搁下，对着宋词笑了笑：“你好。”

宋词怔了片刻，低声“嗯”了一声，就傲娇地没再搭理他。

梁叙脸上的笑沉了沉。

陈老师还在讲台上喋喋不休地说着，梁叙趴下来，双手搭在桌子上，侧过脸，闭上眼睛睡过去，胳膊肘刻意占了她一小半课桌。

宋词坐得端正，一本正经地看向讲台，其实余光往他这边瞥了好几眼。她松懈下来，圆溜溜的眼珠子转了转，发现他的睫毛很长，干干净净的脸，孤傲清冷。

下了课，梁叙还没醒。

肖茉莉和张文浩都是护短的人，两个人也都知道梁叙故意给人错答案的事，一时气不过，转过头，说话时故意大起嗓门来——

“小词啊，下节语文课，我教你念诗，老师要抽背的。”

“啊，我的祖国母亲！”

“啊！生我养我的祖国大地。”

“啊！你是岁月长波里……”

宋词被他们俩念得耳朵疼，张嘴跟着他们俩喊：“啊……”

刚出声，身侧的人就悠悠地转醒，清透的眸子里含着深深的笑意。他凝望着三人，淡淡地问：“啊什么啊？”

宋词发怵，他这模样咋那么阴森。一时之间，没有人回答他的话。

倒是坐在角落里的陈森带着狰狞的笑过来，随手拖了把椅子往宋词身旁一坐：“我小表哥问你们呢，啊什么啊？”

九班的老大陈森发话了，把宋词唬得一愣一愣的。

梁叙认识陈森？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，怎么还是兄弟？不仅九班的人怕陈森，学校里其他班的都不会去惹他。混世魔王，打架、逃课样

精通，好兄弟一大帮。

宋词向来把陈森归结为脑残的那一类，一天到晚闲得没事做。她对肖茉莉投去一个求救的眼神，乞求她能帮自己解围。

肖茉莉沉默了一下，迅速回了自己的座位，顺带把张文浩也给拽了回去。斟酌再三，陈森惹不起，本来还想欺负一下新来的，好吧，食物链底层果然还是在底层。

梁叙往身后的椅背上一躺，狭长的眸中带着笑，像是在看好戏，他没出声。

“说话啊。”陈森拍了一下宋词的后脑勺。

宋词“噌”地站起来，看着陈森壮实的身躯，又看了看自己的细胳膊细腿，重新坐下，极其憋屈地说道：“我在背诗。”

陈森本来还想说什么，被梁叙抬手制止。他眸色暗沉，压低嗓音道：“陈森，你吓到她了。”

陈森呆滞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。这个极度冷漠的表哥居然也会帮人？梁叙是他的表哥，比他还要大上一岁，当年也是个横行霸道的男孩。陈森做什么事都是梁叙带的头，后来梁叙留了一级，才会现在还在读高二。他还是很怕这个表哥的。

刚才他看见那三个人不知死活地类似挑衅，他好笑之余也觉得畏惧。梁叙虽然成绩变好了，但脾气和禀性没有改变。真担心这个表哥的面具绷不住，直接将这三个人给丢出去，所以他才主动上前的。

陈森一走，宋词看着梁叙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居然还是个深藏不露的。

梁叙一脸淡然，挑眉，吐字道：“你刚才吵到我了。”

宋词被他直白的话说得脸红：“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梁叙笑出声，笃定的视线对上她晶莹的眼，一字一顿：“你就是故意的。”

宋词一噎，低头嘟囔：“就是故意的又怎么样？还不准我报复回来

吗？”

梁叙听力灵敏，指尖有节奏地敲打着桌面：“那么你就是承认你在欺负我了。”

宋词不想理他了，觉得没什么好说的，惹不起，惹不起。

语文课上，梁叙的面前干干净净的，他的课本还没有搬过来。

宋词将书本翻到今天要学的课文，小脸跟鸵鸟一般缩起来，生怕老师点名背诗会点到自己。等到正式上新课，她才松了一口气。

梁叙单手撑着头，斜过目光扫了扫她，看她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就觉得好笑。他坐正了身子，手指在她的语文书上一按，镜片闪着精光：“我没有书，能跟你合用一本吗？”

宋词被他专注的目光看得闪神，讪讪地道：“那……那好吧。”

他把板凳往她身侧移了不少，双肩都要碰到一起去了，宋词还能感觉到他的视线直直地落在自己身上。他看了好久，她低下头，面色微红，心中腹诽：“看什么看啊？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”

梁叙得寸进尺般指了指她画线的诗句，声音悦耳，含着愉悦：“你画错了，不是这句。”他的手指蹭过她的手背，宋词僵直着不动弹，却又听他道，“专心点。”

宋词的脸都要烧起来了。

“听说你们班新来一位同学，那就请新同学念一遍戴望舒的《雨巷》吧。”语文老师站在讲台上说道。

梁叙沉默片刻后起身，白色宽大的T恤之下是他精瘦的胸膛，他企图抽动宋词手中的课本，但她没反应。

宋词还沉浸在刚刚他说的话中，怎么会有这么撩人的声音？她忽然觉得，好像也不是不能原谅之前他故意让自己抄错的事了。

梁叙抿唇一笑，干脆俯下身子，一只手从她的后背穿过，看上去就像是虚揽着她的背。他的下巴都快靠到她头顶的发丝了，如泉水般悦耳

的嗓音落在宋词的耳里，荡人心弦。

“撑着油纸伞，独自
彷徨在悠长、悠长
又寂寥的雨巷
我希望飘过
一个丁香一样的
结着愁怨的姑娘。”

宋词一个上午都恍恍惚惚的，梁叙低沉沙哑的嗓音在她耳边萦绕，久久不散。

中午放学后，肖茉莉拽着她头一个出了教室奔去食堂。食堂的饭，可都是靠抢的！

张文浩没有跟她们俩一起，他又去缠隔壁班的体育委员了。那是一个相当彪悍的女孩，四肢发达，一双手都能把张文浩给拎起来。

宋词最先买到饭，装到饭盒里就往教室走。肖茉莉与她并肩而行：“上午陈森那个智障没对你做什么吧？”

宋词停下脚步，伸手在肖茉莉的腰上拧了一把，把她疼得“哇哇”叫，“你还好意思说？！狗都没有你跑得快，把我吓死了。”

肖茉莉打开她的手：“疼疼疼，我也怕他啊。他凶，主要是梁叙好像跟传说中不太一样，我有点怵。”

宋词心下一顿：“哪里不一样呢？”

“传说中的他只是冷漠寡言，但对同学还是友好的。可我今天看他生气的样子，可不比陈森好。”

宋词不知怎么地就为他辩解了一句：“那是你说话吵到他了。”

肖茉莉“噤”了一声，语气很冲：“我还不是为了你！”

宋词低下头，脸色微红，扭扭捏捏道：“那什么，他人挺好的，以后别故意惹他了哈。”

肖茉莉眯着眼盯了她好久，一双火眼金睛仿佛看出了点什么：“你

不是吧？”

“他毕竟是我同桌！”

“哦，同桌嘛，我懂的。”

“你懂什么！”

两人叽叽喳喳地说到教室，天花板上的风扇在“呼啦呼啦”地转动，卷起阵阵凉风。

宋词最先看见的就是还在座位上的梁叙，她拎着饭盒坐下，肚子早就饿得叫出声。三菜一汤，食堂的大爷还特意给她加了点肉，打开盖子，香味迅速飘散开来。她手中的筷子还没拿稳，就感觉被一道灼灼的视线注视着。

梁叙手里握着笔，笔帽敲得桌面“咚咚”地响，桌下的一双长腿随意交叠着。他笑起来时眼睛弯弯的、亮亮的，如清泉般纯粹的眸子干净澄澈，人畜无害。

“吃饭了？”

宋词傻傻地点头：“嗯，你……没吃？”

梁叙摇摇头，一副很难过的表情：“中午食堂人太多了。”

宋词转了转脑子，不太明白他想表达什么：“是啊是啊，所以我们一般都跑着去。”

梁叙恍然大悟般：“嗯，挺好的。”他的手往她这边伸了伸，钩住她粉色饭盒的边缘，拉了过来，“麻烦你了，以后我的午饭就靠你顺手帮忙了。”

宋词低着头，嘴巴微张，有点蒙：“你说啥？”

“以后帮我打饭吧。”

“做梦去吧。”她脱口而出。

梁叙笑意不减，目光深深，她生气的模样还挺招人稀罕的。

“不愿意？那好吧。”他语气遗憾，紧跟着道，“那我让陈森帮忙好了，就是不知道陈森会找上谁。你知道陈森的吧？他可没有我这么好